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攷畧卷八

嘉興李光暎撰

集王右軍書聖教序記

此碑為百代書法模楷今時尤重搨者無虛日風骨銼鐵俱無存者形似耳然其筆法隱然可尋余曽見舊搨十數本獨長安一田生本為善今已為按察僉事劉公餘澤索去餘皆不及也余所收本乃二十年

前物較之今搨猶勝真可寳惜　石墨鐫華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序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懐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累年方就逸少真跡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纎微克肖書苑之說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是目其書為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絶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

年四月長𤯛書　東觀餘論

聖教序雖沙門懷仁所集書然從高宗内府借右軍行筆摹出備極八法之妙真墨池之龍象蘭亭之羽翼也余平生所見凡數十百本無踰於此者其波拂鉤磔處與真跡無兩當是唐時搨本耳去歲嘉平臘得此本今年伏中復得定武蘭亭爲自快自賞者久之窮措大餘生一何多幸耶

聖教序未裂本予往往得之多爲人乞去而留其頗

佳者此亦其一也懐仁既善書又從文皇借得真跡摹出以故雖不無偏旁輳合而不失意他集右軍書者未盡爾也二條古今法書苑載王世貞説

世之所以重藏序非重懐仁也以右軍之精神在也右軍之精神一寄於石而懐仁即可以為世寳則夫古搨之全者一筆一畫右軍之遺意與懐仁寤寐追維之極思一舉而收之豈非千古之尤物學此道者所當以頂踵奉之者哉墨林快事

懷仁真跡在余家一紀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仿欲用虞永興法為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冊亦其一也苦不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黄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縹字與内景經同一黄素知為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黄

長曆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為據恨其不見真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陜碑特為姿媚唐時稱為小王書若非懷仁自運即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宋舍利塔碑云習右軍書集之為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四條容臺集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予前後閲數十本獨此舊搨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為唐文皇記為高宗作令以冠藏經蓋敘記僧玄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

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胡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可汗歷十餘國而抵嶠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經語又之中天天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為序記侈大之噫彼高宗者固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衰沮不振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事意惓而感慨係之不

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奘既托之文皇懷仁又託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磨師見之不滿一笑耳右軍真跡固多第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匀整乃爾且梵字多所不備其小小展縮偏傍輳合所不免也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模楷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搆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

懷仁模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盖玄奘方於洛中總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故云爾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於書而仲蔚乃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展冊為之失笑二條弇州山人稿

王弘撰曰序中如金容掩色心經中色不異空空中無色諸色字於草法合至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色聲香味觸法諸色字乃包字集書者誤以

此作色耳觀天地苞乎隂陽苞字下體丈抱風雲之潤抱字右邊自見而昔無言及之者金石文字記

懷仁聖教序乃集右軍書宋人極薄之呼為院體院中人習以書誥勑士大夫不學也趙子固云其中逸筆不知懷仁從何處取入使人未學他書先學此殊為可惡子固深於書學者故其言如此至近時乃大不然視此帖不斷本如懷寶收藏家學與不學俱購求一本以侈人而秦中士夫為甚有著金石史者謂

聖教序較定武蘭亭相絕千里可爲噴飯眞所謂夜郎王不知漢大彼或未見眞定武耳蘭亭是右軍第一妙跡定武是蘭亭第一妙本不特此也即宋所臨諸本無不各具一風格陸子淵所謂原本既高得其一枝半節無不善者人能學一分即得一分之力無不卓然大雅惟一學聖教序則渾身板俗即唐人吳通微號能書者亦受此累况其他乎黃長睿云學勿能至自俗碑字未嘗俗夫碑字不俗何以學之輒俗

使學蘭亭者有是乎長厝深於書學者失言矣余初得一不斷本繼於故內復得此本更完好字法纖毫畢具盖唐搨也秦人王文含見之歎不釋手 銷夏記

按董文敏容臺别集云云聖教序是懷仁書矣懷仁既奉勅書宜云僧懷仁奉勅書何駕名右軍若奉勅集右軍書又不得自書文敏言懷仁真跡在其家恐未必是真跡即使是真跡當是懷仁集書之後另書豈可據此疑集書原本耶沈文恪跋所臨蘭亭後序

云古人集字之工如出一手他帖不多見唯聖教序及此序耳董宗伯謂懷仁乃右軍後裔習其祖之筆法流傳既久遂以習為集不知何所攷據則文敏所言懷仁真跡文恪亦不以此為據也 光暎識

慈恩寺鴈塔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褚河南書本學逸少而能自成家法然疎瘦勁鍊又似西漢往往不減銅筩等書故非後世所能及也昔逸少所受書法有謂多骨微肉者筋書多肉微骨者

墨猪多力豐筋者聖無力無筋者病河南豈所謂瘦硬通神者耶　廣川書䟦

此以序與記分刻二碑於慈恩寺墖下分東西兩龕置之風雨與童牧俱不能及是以能乆而不毀書法遒健然用筆輕細後署永徽四年書似不及同州本

石墨鐫華

此長安本也筆法老幹簡勁有不可屈之色而形態朴野似以貧賤驕人者可敬而不可狎造其妙可以

高揖貴人而學之未至覺粗直可憎盖喜甘惡苦所從来矣墨林快事

三藏聖教序世傳二本予嘗評之以為王書如千狐聚裘痕跡俱無褚書如孤蠶吐絲文章具在然今藏書之家右軍之刻多有而中書之搨僅見簡翁此帙紙墨兩精原溥可以保矣蒼潤軒帖跋

趙崡曰據張茂中游城南記云寺廢毁殆盡惟一墖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剏而墖自宋熙寧火後不可登

萬歴甲辰重加脩飾施梯始得至其顛求記所謂唐人墨跡孟郊舒元輿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為桄桄上唐畫佛像精絶為游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塢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塢頂墜壓為數叚今亡矣金石文字記

長安慈恩寺有河南所書聖教序記分為二碑嵌鴈塢門東西兩傍最完好序云永徽四年十月十五日

建中書令臣褚遂良書記云永徽四年癸丑十二月十日建尚書右僕射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書此是同州名還後筆稱臣者以御製文非奉勑書也 銷夏記

同州褚河南書聖教序記

余舊藏褚登善聖教序記婉媚遒逸波拂處虬健如鐵線蓋善本也後陜省致一紙輕弱不足言或以為翻刻或以為有二本第俱有可疑者舊藏本稱龍朔

三年建按遂良以永徽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歲餘卒蓋未甞生及龍朔也豈遂良甞書之至是始摹搨上石耶陝省本則云永徽四年中書令臣褚遂良書攷之本傳宰相表遂良貞觀末為中書令後罷永徽三年以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四年進尚書左僕射疑皆後人附益之耳弇州山人稿

此以序記并書一碑在同州遒逸婉媚波拂處虬健

如鐵線後署龍朔三年書似勝慈恩本
聖教二碑王元美攷年代官品以為不合署名處疑
皆後人附益良是但元美未嘗至關中遂不知二碑
所在耳余又按玉海太宗製聖教序高宗為太子又
述記并勒置慈恩寺浮圖永徽四年十月褚遂良書
則大墖本似是真跡而同州本反勝何也二條石墨鐫華
按舊唐書褚遂良傳永徽元年出為同州刺史三年
徵拜吏部尚書顯慶三年卒於愛州至龍朔三年則

遂良之亡已五年矣恐是後人追刻也王弘撰曰碑後有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十字當是後人補書其書法亦微不類

金石文字記

同州河南所書聖教序記與慈恩寺大小畧同而同州饒骨慈恩饒韻如出兩手而同州尤有墜石驚雷之勢後云龍朔三年癸亥六月廿三日建大唐褚遂良書在同州倅廳按公永徽元年庚戌出爲同州刺史三年還朝六年貶潭州顯慶二年貶愛州三年戊

午卒於貶所至龍朔癸亥卒已六年葢非手書上石者公歿同人不勝桐鄉之思復摹刻官所寔記所建歳月初不計其存亡其兩地字跡不同者摹手異耳

銷夏記

此碑書龍朔三年是時褚公亡已五年矣似屬可疑

按雁墖二碑皆稱臣某此碑直書姓名而不稱臣王弇州所云褚公嘗書之其後模勒上石者容或有之銷夏記金石文字記皆擬為追刻誠是余於雁塔同

州二刻之外又得一本年月同雁塔本而字法不同碑已有斷蝕處不知此碑在何所諸評論者皆不之及焉蒼潤軒帖跋論褚公真書聖教之後又一條云褚公行書聖教序碑立於懐仁集右軍書時盖是咸亨三年然則褚公聖教序實有四本又金石録載有王行滿正書聖教序并記在顯慶二年余亦收得一本 光朕識

王居士磚塔銘

上官靈芝撰　敬容正書　顯慶三年十月　近出南山楩梓谷土中　金石文字記

騎都尉李文墓志

碑曰公諱文而不言其姓盖石斷而亡其半爾文休承題其𢧵曰李將軍碑攷唐書及集古録金石録碑目皆無李姓名文者人無可紀史不悉載天下碑闕至多歐趙不能羼收理或有之第碑又曰夫人李氏禮不娶同姓則文似非李也唐初功臣率多賜姓而

碑敘官閥有曰開國承祉得非先娶李而後亦賜姓者與休承素稱博洽且不輕妄余是以疑之金石評攷

同里曹生仲經嗜金石文手拓同州李君碑示余紙墨精善對之眼明碑未詳書者姓氏觀其峻利秀逸非王知敬殷仲容不能造詣及此李君諱文字緯東漢以後字必以兩字稱一字者罕矣載於唐書房玄齡字喬顏師古字籀李衆字師李琇字琇張巡字巡郭曜字曜宇文審字審李愜字祚李偹字堅竇思仁

字恕張義方字儀此外不多見也 曝書亭集

太宗文皇哀册

正書 褚遂良撰并書

哀册褚固宜有書乃字法太穉而治雖河南降格而為之亦不至是後人臨仿不可知要不可據以為登善之正果也 墨林快事

褚河南書哀册刻於吳江史氏余疑為米南宮所臨以其時出米老脚手故也又常獲覩褚書枯樹賦兒

寛賛真跡與此體不類且小米跋尾盖其晩年語意實有未盡必求售者剪棄後語以冐褚名而希厚價爾觀陳子微跋惟南宫知之以下數語可見金石評攷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纂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喬簣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瀌一言之瀌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載筆至司鈞衡者不敢為之登善自貞觀二

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三月丁卯太
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宫五月己巳崩於含風殿
庚午奉大行御馬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
熙帝載者巳九月哀冊必屬之盖無疑也此卷當為
命稿之第二故於二十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
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家傳縉雲下無高祖配
天一人有慶八字遡悲風於長下闕術字然特其闕
文耳徵之大詔令蘿圖琬琰集文粹文苑諸書其改

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瀌竊按正史雜史咸謂
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葬與大詔令等書並同庚寅則
八月之十八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不
知何以有一旬之差將史誤耶或稿本之筆訛也嗣
皇帝之名不書懼僣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
十六日已巳矣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
尤有不可得而曉者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
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

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書者僅二十八
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温潤似虞其結體則多
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
之殊不知先哲有兼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
張顛善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惟顔
真卿得之爾觀登善者宜以是求之贋成雖號能覽
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尚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
宋濂題潛溪集

褚河南書太宗哀冊文舊得之先友登州教授郭敬守先生書家論古名賢遺跡河南傳世之佳者三龕碑兒寛賛及此帖耳三龕碑未得見嘗見㑹稽鄧宗經有兒寛賛墨跡真妙絶此帖亦今世所罕見者余家諸帖此當為冠東里續集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瀟灑醖藉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動之氣亦已露矣唐初

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於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顔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藴也 遜志齋集

兒寬賛

褚書本和易妍美聖教記序可見已緣中有紛披老

筆人遂日以枯澁而譌傳之深可惋歎此贊用意細貼運筆輕活而一種老成尤自不可及蓋褚書中之最合作者墨林快事

枯樹賦

晉賢之後字之琤琤成名者褚枯樹其一也屢經翻摹精神如在況以元美先生付之良工固已足滿海內之志矣吳興盋之以圖早安蛇足況繼之以臨能無虎皮集為一卷彌添河南之妍此不必容贊惟深

感於此賦之遇也　墨林快事

枯樹賦故龍圖閣壽春魏公家傳云褚河南書其卷末題識止云貞觀四年為燕國公書而無書人姓名

按徐浩書品云中宗時中書令宗楚客恩倖用事嘗賜二王真跡二十軸因製為十二屏以褚遂良枯樹賦為脚大會羣賢張以示之薛稷崔湜輩見之皆廢食歎息驗此賦河南書明矣然既用作屏而今本乃橫卷豈非後之好事者重裝褙以便緘藏耶抑河南

書此賦自有別本耶不可復知也觀其筆力遒媚頗
逼二王非河南不能為也而學者多云燕公于志寧
也按志寧曾祖謹仕周開國封燕志寧貞觀末始襲
祖封而此賦乃在未封前豈當時公卿自有封燕者
而史失其傳耶或志寧嗣封當在前而書傳記之誤
耶又不可得而詳也余愛玩其書因究其本末於後

蘇魏公集

右枯樹賦世皆以壽春魏氏為真丹陽蘇丞相辨識

之墨帖既藏魏氏今所傳蘇丞相跋尾者亦模勒也至或以雞直所臨仿為魏本而系蘇跋其後余此本得之塍汶陽梁正壽正壽雅好筆墨且自精賞魏鄭公嘗云褚河南下筆遒勁甚得逸少體資此本皆蘭亭筆法識者寡云開封丁禹錫毗陵胡承之以勒石

大野晁无咎記 雞肋集

景龍觀鐘銘

景龍觀者中宗所作景雲二年睿宗為之鑄鐘也正

書而稍兼篆隸奇偉可觀鍾今在西安府城鍾樓墨林

快事

睿宗景龍觀鍾銘楷書帶有隸篆然文弱如書生知其靡靡不振也且書各有體不得混如大小隸即楷也寫楷者亦惟用其法而不用其象故佳況楷豈可兼篆乎閱李仲璇孔廟碑忽楷忽分忽篆令人噴飯

睿宗殆襲其跡耳銷夏記

景雲觀在脩業坊見宋次道長安志鍾銘睿宗景雲

二年所撰并書字體與順陵碑文畧似猶有八分遺意間雜篆法姿態橫出妙品也由唐以來歷年既久當時古跡髙臺已傾曲池已平殘碑斷碣僅存千百之一而睿宗之書獨留至今無恙鍾虡不移亦事之希有者也 曝書亭集

初唐人作字尚有八分遺意正書之中往往雜出篆體無論歐虞諸子即睿宗書亦如此猶之初唐律詩稍似古風平仄不盡穩順開元以後書法日盛而古

意遂匕遂以篆楷為必不相通分為兩部然而蚩之從㞢㞷之从巴黎之从勿辥之从省䖒之從业鼎之从析朩益之从横川此見行於今代者而不察其為篆也詩篇書法日以圓熟而俗筆生焉亦世道升降之一端矣金石文字記

菩薩戒本碑

高堅正書　大歷十三年

太宗廟碑

孫九鼎撰　天寶元年

雲麾將軍李思訓碑

行書　李邕撰并書　在蒲城

李北海翩翩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健好酒骨青竟為神也吳興習之加媚似猶未得其道此雲麾將軍碑尤著者將軍名思訓畫品在神妙間碑辭絕不之及豈古人以藝為諱耶弇州山人稿

北海書逸而遒米元章謂其屈強生疎似為未當此碑是其得意者雖剥蝕過半而存者其鋩鍛凛然碑在蒲城楊用修謂已斷正徳中劉逺夫御史以鐵束之又謂已亡朱秉器又謂良鄉亦有此碑蒲城者趙文敏臨書今蒲城碑尚在未斷無有鐵束事且蒲城李思訓葬處北海真跡的非文敏所能良鄉本肥媚文敏書無疑楊朱二公未甞至蒲城而朱公尤為瞽斷石墨鐫華

李北海書法獨步當時李陽氷評之為書中仙手趙子昂精心懇習遂亦獨步於元故模搨日廣以至碑磷字削後為俗工懼其滅沒重加修治謂之洗碑典則由是蕩然矣金石評攷

此碑久壞不但字之完者日少而畫亦日濶殆與李他碑經重拓者相類全非公瘦硬古真本色矣墨林快事

李思訓碑為北海最妙之跡今殘剝已甚余所收者止缺一二字宋以前搨本為趙文敏故物其題簽乃

手書也北海有兩雲麾碑一李思訓一李秀宫同姓又同思訓碑在陜西李秀碑在良鄉石墨鐫華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文敏所臨誤矣良鄉碑不知何時入郗城宛平令掘地得六礎洗視之乃秀碑也建古墨齋貯之不知又何時移至少京兆署中止存二礎矣銷夏記

雲麾將軍李秀碑　在良鄉

右唐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

三年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

金石録

李秀碑僅存二伯許字漫漶不可讀曾於海上顧氏得全本雄秀異常用其意書此論董思白書樂志論跋

孫承澤春明夢餘録曰李秀字玄秀范陽人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禄鄉此碑為靈昌郡太守李邕文并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

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為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趙子函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華乃以為一碑又以此碑為趙子昂所臨誤矣碑不知何時入都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携之大梁

黎民表古墨齋記云良鄉縣有雲麾將軍碑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為校官裂為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礎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不睨也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則古礎存焉規如鋏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于美侯喟然興歎寓書縣令葦致都下云云得此記乃知是碑入都之由在少京兆署中止二礎匪菴吳公涵居是官時求之不得後忽得於蔓草間珍重異常梵之

文信國祠壁葢以存官署中已經一失再失而遇好古若王某又或取之而去不若存是祠之得以無虞也呉公有記刻石光暎識

李北海千字文

首題云行書千字文末云開元十九年三月廿八日隴西李邕書

北海此書固與岳麓雲麾相似而較不露筋骨法密而神暇姿態殊勝趙松雪千字文似從此脫胎要之

松雪自行其本色不必合亦不能合也此碑不知置於何所存不存不可攷頋余所見記載碑刻諸書無一及此碑則此碑久不存可以意斷矣 光暎識

少林寺戒壇銘

李北海行楷書

此書初於秀餐軒帖中見之似未盡北海筆法之妙既而得原碑本一帙有倦圃曹先生鑒賞印覩其筆法之妙無所不具難於形容許靈長先生跋云余見

北海書數十種用筆各異唯岳麓雲麾相似此帙世
不概見出奇無窮抑先生晚年之筆與每作志傳皆
手自勒石伏靈芝黃仙鶴皆寓言也許故書家善鑒
別以此碑筆妙并信其手勒其推重此碑如此按金
薤琳琅記戒壇碑其云三藏法師義淨製開元三年
正月十五日立皆同碑本獨於書人則云南舘學生
張僣又注缺字凡九不似碑本之無一缺字明是李
張各有一碑矣獨不應立碑之同月日也是不可解

也弁州續稿云少林戒壇銘開元三年為學生張傑書當是時傑應尚少且不以書名而筆法老成乃爾又時未盡習帝書故猶有瘦勁意此條與金薤琳琅俱是作張碑跋不及李碑誠無足怪而嵩山志云張傑書天下金石志云張傑八分書俱言張而不及李豈於李碑皆未之見耶 光暎識

岳麓寺碑

余友俞仲蔚為余言李北海岳麓寺碑勝雲麾余亟

購得之僅可讀耳其鉤磔波撇雖不能復尋覓其神情流放天真爛漫隱隱殘楮斷墨間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也題名稱前陳州刺史按邕謫上太山還獻詞賦上悅會有仇人發其贓者張説忌之下獄論死許昌男子孔璋救之得免謫尉遵化此其赴謫時道書也碑文頗庸陋又於杜拾遺集見其一詩稱語殆不可曉何以負千將莫邪稱於世耶米元章評其書如乍富小民屈强生疎此語殊未當書故佳小佻耳邕

以纖文獲名以虛名獲死以佳書獲訾皆所不虞者因附識之 弇州山人稿

是碑筆勢雄健在雲麾之上刻字亦出公手 茗潤軒帖跋

此碑俞仲蔚謂勝雲麾王元美謂殘楮斷墨猶足傾倒眉山吳興余初未之見一日游長安有書賈持一碑來售余知其為北海書亟仲之則岳麓寺碑也雖漫漶然筆意猶存亦不能勝雲麾差伯仲耳雲麾下

半已無字上半存者乃如新此碑雖首尾皆可讀而鉤磔波撇不復可尋當是石理有堅脆也石墨鐫華

岳麓碑雖已殘剥然其鋒頴尚凌厲不可一世北海奇人故所書爾爾昔俞仲蔚謂此碑勝雲麾必有所見也北海書宋初人不甚重之至蘇米而稍襲其法又至趙文敏每作大字一意擬之北海諸碑皆手自鐫所云黄仙鶴伏靈芝無其人而託名也歐陽公云李邕書余始甚不好好之最晚譬猶結交其始也難

則其合也必乆全 銷夏記

娑羅樹碑

娑羅樹碑是北海筆道逸豐美而不傷佻卞當是合作書也 弇州山人稿

北海得意之碑今有數種惟雲麾存其半其東林法華葉有道皆經再刻此亦淮上重翻者法華有其骨而此有其色皆足稱尊藝苑大抵李法專以力勝一筆一畫如純剛貞玉壯士不能屈利及不能入一切

奇怪斜傾一二游戲在公原不自以為佳後世之子雲自有其目寧有為其所欺而景仰之者况以為法乎 墨林快事

今重刻在淮安府張弨曰其末曰一歸可門可門者何門也攷說文誰何之何本單作可其从人者則為儋何之何易何校滅耳詩何蓑何笠爾雅何鼓謂之牽牛是也後借為誰何之何更以擔荷為儋何字字日繁而忘其本此文以可為何可見開元時文字尚

存古法 金石文字記

北岳府君碑

行書　韋虚心撰　陳懷志書　開元九年　今在開陽縣北岳廟中 金石文字記

陳懷志此碑在李北海雲麾之下法華之上葢以其筋骨有餘而丰度微澁爾 蒼潤軒帖跋

伯夷叔齊二公碑

八分書　梁昇卿撰并書　開元十三年　今在蒲

州首陽山二貞廟中其文書於碑之兩面其側有後唐同光元年護國軍節度押衙丁約建立廟宇題字

金石文字記

道安禪師碑

行書　宋儋撰并書　開元十五年　今在嵩山會善寺㲉戒壇前中斷

宋儋字藏諸廣平人高尚不仕户部侍郎宇文融薦為秘書省校書郎字作鍾體而側戾放縱迹不副名

開元中舉場中後輩多師之述書賦志

宋儋筆墨精勁子瞻嘗云其人不觧此狡獪書便不足觀如儋書畫不可棄也黄山谷集

右道安禪師碑宋儋譔并書在戒壇寺西南按志載傳梅云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并書文尚可讀字道勁多骨而風致超逸出李北海上末云建墖僧破竈下損一字袁中郎謂為神僧破竈墮余細辨損處下從木不似墮字豈嵩山有兩稱破竈者乎可疑也

余謂此書雖有風致然用筆傾側殊遜北海書史評僧書如寒鴉棲木平沙走兔是為似之耳至淳化閣帖誤列僧書於秦程邈之後絶勝於此而黄山谷亦稱僧書筆墨精勁又稱僧書姿媚尤宜於簡扎惜不多見則固當時名筆也今碑已於萬歴時雷轟為兩截為土所瘞踰二尺許掘地得之文甚糢糊不可讀

葉井叔嵩山石刻記

敬節法師墖銘

正書　開元十七年　今在西安杜永村金石文字記

李承嗣造佛像賛

正書　長安三年金石文字記

中岳潘尊師碑

八分書　王適纂　司馬承禎書　聖歷二年　今在嵩山老君洞南題云弟子中巖道士𣸣馬𧄼篆書

按唐書隱逸傳司馬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

而四世矣則此碑稱弟子者司馬承禎也廣韻獄亦司字老君洞即唐之逍遥谷潘師正傳云居逍遥谷高宗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宫又勅直逍遥谷作門曰仙遊曰尋真 金石文字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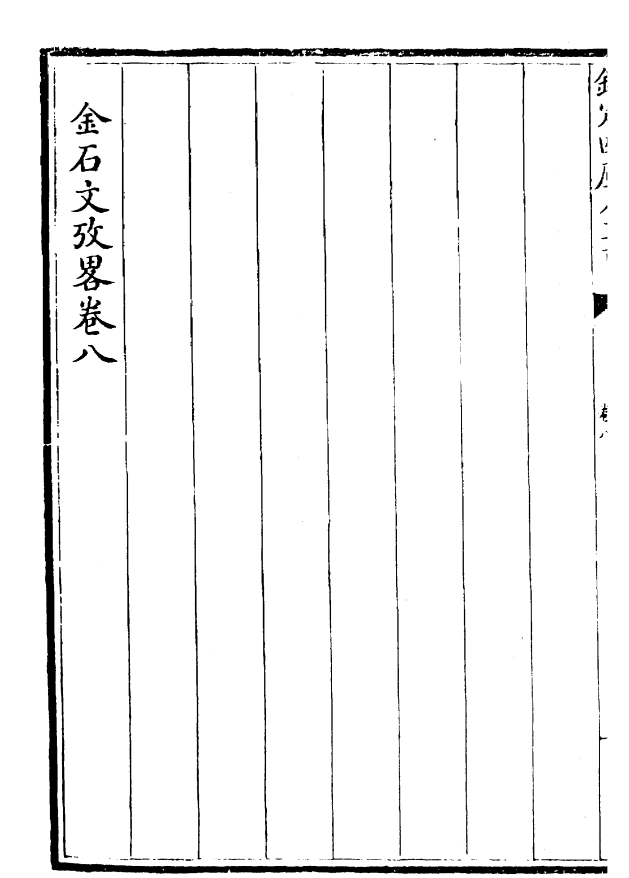
高延貴造佛像賛

正書 長安三年 金石文字記

王徴君口授銘碑

正書 弟紹宗甄録并書 垂拱二年 今在嵩山

老君洞南徼君即王玄宗也 金石文字記



金石文攷畧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略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倪景寛

金石文攷畧卷九

嘉興李光暎撰

明堂令于大猷碑

此碑僅存強半書法全出登善峻拔遒健可為傳神而書者名氏遂不可求惜哉按大猷志寧之孫立政之子志寧之玄孫顯於肅代朝傳云休烈父默成沛縣令早卒合之正為四世但不知默成者是大猷子

否趙明誠有默成碑今不可得見矣石墨鐫華

今在三原縣碑云聖厯三年歲次庚子十一月十二日合葬於雍州三原縣萬壽鄉之先塋而碑非此時立也蓋後續爲之故其書並不用武后所製字金石文字記

興聖寺尼法澄碑

行書　開元十七年　今在西安馬頭空金石文字記

元氏令龐履温碑

八分書　郃混之撰　蔡有鄰書　開元二十四年

今在元氏縣西寺内

碑陰有宋熈寧九年孟士龍遷碑記滎陽鄭陶撰金石文字記

淄川公李孝同碑

孝同者淮安靖王神通之子史但附名神通傳末碑亦磨泐可讀者才半中有云太宗為秦公孝同隷焉承間啟王曰秦公瞻視非常功業又大雖非儲貳必

膺寳歴靖王心然之云云此亦可見矣撰文姓氏已不可求書者據趙明誠為諸葛思禎今亦磨蝕但其筆法虬健波拂處大類褚河南可寳也 石墨鐫華

大照禪師碑

行書 李邕撰并書 天寶元年

大照名普寂大通秀之嗣去達摩七世是名北宗門庭甚盛所謂兩京法主三帝門師者也碑當在嵩岳寺今不存拓本乃翻刻者不逮雲麾岳麓亞於娑羅

耳 金石文字記補遺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版照四裔余行游天下見東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時硬黄雙鈎神采煥發結構古雅宋時尚不聞其名况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覯此遂摹勒上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搨可也 容臺續集

金陵俞仲茅先生藏李泰和大照禪師碑二千餘字硬黄紙筆法精整清栗有歐虞風味視他書欹側跌

豪者大不同先生云此書自唐以来即為高麗所藏以故絶無宣和政和等璽羣玉秋壑等印與蘇米等跋神廟末年一弁得之平壤將獻之幕府媒進余策遼事之必敗戒其毋遽往已而果然此卷遂留余處稍酬之金帛不能满其意也而終無肯昂直應者故尚為余物耳世傳北海石本娑羅雲麾率以宕逸取奇與此絶不類乃知古人勝處初不可以一途取如菩薩神變散入諸趣在具眼者熟參之蕭然有得也

延陵季子廟記

蕭定撰　張從申書　大歷十四年

丹陽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鎮去鎮九里為吳季子廟有孔子十字篆碑及潤州刺史蕭定修廟記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并識重刋篆碑歲月二碑蓋同時立也歐陽公不喜從申書僅録其三碑今存者獨此耳昔人評張書頡頏李北海今觀遺刻挺勁有餘

而乏雋逸之氣恐未堪肩隨也

嵩山少林寺碑

裴漼撰幷書　開元十六年

唐嵩岳少林寺碑吏部尚書裴漼撰幷書少林寺在河南登封縣少室山麓去嵩岳二十里嵩岳一稱太室故有少室而此寺曰嵩岳者統於尊也余正德癸酉常游嵩岳訪少室留宿寺中見殿後有立雪堂相傳達摩之徒慧可欲嗣其法雪深至腰不知即其處

寺右上山三里有達摩洞洞有石達摩面之九年形宛然石上其事甚異達摩為釋氏西來初祖可稱二祖碑雖及其人而二事皆不之載寺復有太宗與僧教書石刻蓋太宗為秦王時寺之僧禽王世充以獻故太宗賜書褒美而碑云僧執世充姪仁則以歸與教書不同余故書之以見古人之文不無鈌誤如此然非余之親歷則亦莫能知也　金薤琳琅

裴漼書少林寺碑開元十六年建又在嵩山而

金石録不載何也裴少時負文筆號霹靂手而雅不以八法名此碑辭至沓拖不可讀而書頗秀勁多媚態得非時代為之耶傳不載階封此書銀青光禄大夫正平縣子亦可補傳之闕

弇州山人稿

碑首太宗皇帝御書七大字分書出開元帝中刻太宗征王世充時移寺主并軍民檄所謂御書即此也但其中止世民二字以渴筆草書填之餘皆正書不類文皇而開元帝以為御書賜額何也下方則裴懿

公滙撰述寺之始末并書滙負文筆號霹靂手不以書名而此文殊不及書書法秀勁其得意處漸升伯施之堂矣 石墨鐫華

唐碑遇帝號必空三字此碑所記宇文周事有明皇帝皇上空三字有隋高祖祖上空三字而前有周武帝却不空蓋緇流不通古今者之所為也

碑內王字俱鐫去按金史海陵正隆二年二月癸卯改定親王以下封爵等第命置局追取存亡告身公

私文書但有王爵字者皆立限毁抹雖墳墓碑誌並發而毁之則知前代封爵之碑有王字者多毁仆於此時而此碑以梵力獨存乃其間王宫夏王王言育王等字亦從而鐫去矣完顔之不通文義而肆為無道可勝歎哉　二條金石文字記

贈池州刺史馮公碑

八分書　崔尚撰　郭謙光書　開元十一年　今在咸陽縣其文曰公諱仁□字太玄長樂人馮文王

之脩也仁下闕一字 金石文字記

此當是道士馮道力父名仁口字太玄道力與劉承祖占玄宗當受命潛布欵誠開元中拜道力銀青光祿大夫蕭國公而又拜其父朝散大夫使持節池州諸軍事池州刺史也開元十一年五月卒十一月壬申葬咸陽北原建碑今在長陵西碑云意得玄珠謀叅黃石同心戴舜以爲天子盖指玄宗受命事也書者爲國子監丞郭謙光謙光又嘗書韋維碑見鄭樵

金石畧朱長文古碑攷則其書亦小有聲者此碑分隷自是名家惜剥蝕不可搨石墨鐫華

右碑在縣東四十里漢長陵西下里許野中字八分書剥落過半存者儘有可玩近下半入土中北望平衍莫識墓之所在拂拭苔蘚辨别形似讀之如右郭監丞當時名筆又分書唐太子右庶子韋維碑古碑攷載在京兆向未搜得見是碑亦差慰想並記金石遺文

碧落碑

篆書

韓王元嘉四男爲母房太妃立碑云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則咸亨元年也唐書言垂拱中元嘉徙絳州刺史與此不合今在絳州有咸通十一年鄭承規釋文但篆文難通者頗多而翻刻復多舛誤如淮館儀僊釋僊爲山貪逮餘漏釋逮爲建注儀鄰以同煥釋同爲洞直書心事釋書爲言攸心感慕釋攸爲叨並誤

攲古叩字出周禮宋謝靈運山居賦卷攲舩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用此字此碑用粤若稽古作乩託字作侂宋韓侂胄字本此三條金石文字記

右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傳為碧落碑據李璿之以為陳惟玉書李漢以為黄公譔書莫知孰是洛中紀異云碑文成而未刻有二道士請刻之閉户三日不聞人聲人怪而破户有二白鴿飛去而篆刻宛然此說尤怪世多不信也

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龍集敦牂乃高宗總章三年歲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訓誼譔謀為妣妃造石像按唐書韓王元嘉有子訓誼譔而無諶又有幼子訥元嘉以則天垂拱四年見殺在總章三年後十八年有子訥不足怪而不應無諶蓋史官之缺也 集古錄

碧落篆李肇得觀中石記為陳惟玉書字奇古行筆精絕不類世篆學而惟玉於唐無書名於世不應一碑便能到古人絕處李陽冰於書未嘗許人至愛其

書寢卧於下數日不能去叚成式謂碑有碧落字故以名之李肇謂碑在碧落觀故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而得名余至絳州龍興宫考其記知舊為碧落觀又篆文若未畢者終非碧落字則肇説是也其云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永叔謂高宗總章三歲以唐歷攷之實咸亨元年總章者誤也

絳州碧落篆刻天尊背州將不欲以搥擊石像迺摹别石因封其舊石像今世所得皆摹本也雖横直圜

方典型有稽然遒其神者衆矣段成式言樊宗師作誌令陳惟玉立太行山上此言險怪難知豈嘗求得其當而妄戲哉世言字不攷古甚則以㗊為鄰令於古文鄰字正如此便知後世不識古字而妄議者可以歎也 二條廣川書跋

右唐碧落碑大篆書其詞則唐宗室黄公譔所述或云陳惟玉書或云譔自書皆莫可知李肇及李漢並言李陽氷見此碑裴回數日不去又言陽氷自恨其

不如以槌擊之令缺處是也此說恐不然陽氷嘗自述其書以謂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於他人書蓋未嘗有所推許唐人以大篆當時罕見故妄有稱說耳其實筆法不及陽氷遠甚也金石錄

段成式謂此碑有碧落字故以名李肇謂此碧落觀也故名李漢謂終於碧落字而名歐陽公謂其宮有碧落尊像文刻其背故名碧落碑董逌攷其地原名碧落觀改龍興宮以李肇說為是其書雜出頡籀鐘

鼎欵識或以為陳惟玉書或以為李譔李譔書皆不可辨洛中記異録又云刺史李諶為毋房太妃追薦造像成有二道士來請書之閉戶三日乃開化二白鴿飛去篆文宛然像背此說尤怪誕然李陽氷觀之七日而不忍去學之十二年而不成其妙如此豈易知哉又一說陽氷毀其佳者數字而去未知然否篆文原刻像背州將以不便摹搨别刻置廟中今所傳皆模本也其文曰有唐五十三禩龍集敦牂歐公謂

為高宗總章三年董逌謂為咸亨元年按總章三年三月始改咸亨耳

釋文鄭承規書咸通中立書法方整甚有歐虞遺意

二條石墨鐫華

絳州碧落碑唐高宗咸亨元年庚午歲韓王元嘉之子訓等為其妣房氏造碧落天尊像於龍興宮而刻其文於背故以名碑然不知何人書據李旋之玉京宮記以為陳惟玉李漢黃公記以為李訓弟譔殆莫

能定而翠巖龔聖予則又以為宗室璀豈或有所攷

耶吳叡張天雨讀 缺 為喧為矔者非當以釋文鄰字

為是俞希盧辨叨作叩亦大家而釋文則又訛矣盖

此雜出於鐘鼎篆籀諸文其亦戛戛乎難知哉從水

從人說文中音乃歴反溺則音奴弔反釋文今借俅

為弱亦恐非本字之義而其他可疑者甚衆攷禮之

冗未暇及之姑識其後俟博雅君子正焉 宋鑾 坡

碧落碑石本吾子行所藏自云手補首行五字及十

五葉一行之闕今觀補字非子行不能作也獨跋語謂以籀文歸小篆為妙絶恐未必然周伯琦疑其雜出諸體者得之葢其妙在筆不在體也此帖數傳至陳刑部明之予嘗見此刻乆不復識手臨二本輒為好事者取去數月後偶撿舊藏而得之則首行故在而其中乃缺三十餘字豈模搨先後互有異耶古刻寖不完此固可寶而子行之篆伯琦之隷與楊宗道之楷書宋潛溪之題跋皆不可得已明之其永寶之

懐麓堂集

騎都尉薛良佐墖銘

正書　再從兄鈞撰　弟良史書　天寳三載

文言年止廿八卒於里第墖於終南山施陁林善知識之次此官而葬以僧者金石文字記

中岳永泰寺碑

行書　沙門靖彰撰　荀望書　天寳十一載　今在嵩山永泰寺金石文字記

任城縣橋亭記

八分書　游芳撰　王子言書　開元二十六年

今在濟寧州儒學泮池上金石文字記

書在唐隸中為古雅文極藻可誦蒼潤軒帖跋

右任城縣橋亭紀唐開元廿六年任城尉游芳撰王子言隸書雖出唐人古意蒼然後之人能若此者甚少吾家唐隸獨有紀信及此二碑耳東里續集

景教流行中國碑

正書　僧景淨撰　吕秀巖書　建中二年太簇月

今在西安府城外金勝寺　金石文字記

景教流行中國碑書法秀逸遒勁唐石之最佳者余前此未見巳亥之秋王文含自秦寄至未知碑在何地何以能完好如此　銷夏記

華嶽精享碑

此開元帝遣蘇頲禱雨華山有應而建碑也作者為主簿咸廙書者為御史劉升升見金石畧僅二碑而

遺此今觀其隸古遒逸有漢人遺意五代以降求此一批法不可得矣　石墨鐫華

今在華陰縣西岳廟中其文即刻於後周天和二年頌碑之陰宣義郎行華州華陰縣主簿咸廙撰殿中侍御史劉升書銀青光禄大夫撿校華州刺史上柱國李休光題額碑之右傍有顏魯公大字題名乾元元年十月左傍有賈竦謁華岳廟詩元和元年十月作并書太和六年四月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瑊

重修碑之下方亦有唐人題名此碑前後空處爲宋人攙入題名甚多幸正文皆八分書題名或隸或行不相混耳廟中古碑嘉靖末地震多毀唐碑惟此與述聖頌二通僅存

古碑陰多無刻字故後周之碑而唐人得以刻之觀此碑而周人之質樸唐人之謙約兩見之矣按此爲華陰縣主簿咸廙而新唐書趙冬曦傳有大理評事咸廙業亦開元時人恐即是一人二條金石文字記

孔温裕修廟碑

温裕孔子三十九代孫能以私俸奏請葺廟宜蒙嘉奬矣碑賈防篆文聊畧未稱書者無名氏而亦有顔清臣柳誠懸遺意不作惡札石墨鐫華

此咸通中孔子三十九代孫温裕以曾國公鎮鄆曹濮所出私財修廟之記連原奏并勅共刻一石無書人姓名惟存篆人賈防字存歐虞遺法或篆人自書不可知夫防以鄉貢進士攝廵官乃其評湯武桓文

之德之功而推重於孔子雖取論於已定之後然亦具有南宫适宰我之識焉此即不以石字見收亦可以孤行於後世況字又古雅可録固宜與孔廟共悠久也況唐之崇聖温裕之尊祖均可傳之來斯為撮其文都傑有攷焉墨林快事

遺教經

右唐遺教經國初時人盛傳為王右軍書歐陽公識其非是余家藏金石刻二千卷獨此經最為舊物盖

先公為進士時所蓄耳

歐陽永叔以為唐寫經手黄魯直謂此書在楷法中小不及樂毅論今世不知樂毅論巳遭火而别本為薛崇徽所藏亡於五溪其搨本皆摹畫善者則亦與寫經手何異但此書疏肥令客客瘦令疏自得古人書意其為名輩所推良有以也甞得佛戒經其碑乃比丘道秀書與此經一體率化衆縁共崇鐫刻則知為道秀所書道秀德宗時人其書當建中三年壬戌

蓋永叔曾直不見碑陰故所評如此 廣川書跋

太尉李光顏碑

正書 李程纂 郭虔書 開成五年 今在榆次

縣 金石文字記

光顏光進皆以功蓋天下時人以大小大夫別之兄

弟孝睦載於舊史而碑稱光顏平吳元濟師旋請於

朝葬其兄則史傳所未及 曝書亭集

憫忠寺重藏舍利記

采師倫正書　會昌六年　今在京師憫忠寺此初

復佛寺之文金石文字記

右采師倫書重藏舍利塲記在京師憫忠寺碑建自唐會昌六年文稱舍利舊藏智泉寺寺經始於元魏

幽州刺史尉萇命故又號尉使君寺按北史萇命太安狄那人萇作長叅預齊神武起兵破尒朱兆者其

曰節制司空清河張公則仲武也當武宗詔毀佛寺地分三等幽州等居上許留僧二十人尋又詔諸道

留二十人者減其半故碑云勅於封管八州內寺留一所僧限十人至是年宣宗即位遂弛其禁先是智泉寺已燬遂以舍利歸憫忠寺焉仲武在幽州屢破回鶻鄭畋謂會昌時功第一方毁寺之歲五臺僧多奔幽州仲武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及宣宗增置僧寺碑稱司空固護釋門殷誠脩敬若是乎前後不相侔者蓋仲武功名之士宜其好惡與時移也師倫無善書名然猶存王知敬薛稷遺意

亦能拔乎俗者

憫忠寺葬舍利記

舍利瘞一墖於太和八年一壚於中和二年至是僧復嚴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南敘述記知常書之碑中所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匡威也匡威欲遷舍利於閣内至拜疏於朝請發封壤詔可而後行當時崇重法寶如是金石文字記補遺

右唐景福元年僧復嚴葬舍利於憫忠寺觀音像前

於是南叙述記知常書之碑云隴西令公大王者李
匡威也是嵗李克用王處存合兵攻王鎔匡威救之
有詔和解河東及鎮定幽四鎮碑稱欲遷舍利於閣
内陳辭請發封壤上許之盖匡威方恃燕薊勁旅有
雄天下意宜有請無不許者碑文侈陳發緘時舍利
光芒異香郁烈外石函封内金函闕其崇奉象教至
矣迨明年匡威復出師救鎔其弟匡儔據軍府自稱
留後匡威進退無所之鎔迎館於鎮登城西大悲浮

圖顧望流涕未幾以圖謟見殺然則事佛果得福乎舍利之墖一燔於太和八年一燼於中和二年今廷威所建之閣遺跡已不可問其碑僅存焉爾已踣佛脚俾工拽而出之搨以藏諸笥 曝書亭集

國子學石經

今在西安府儒學其末有年月一行題名十行曰開成二年丁巳歲月次于玄日惟丁亥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艾居晦書石學生前四門館明經臣陳

玢書石學生前文學館明經臣原缺四字書石官將
仕郎守潤州句容縣尉臣段絳校勘兼看書上石官
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臣栢暠校勘兼看書上石官
將仕郎守四門助教臣陳莊士覆定字體官翰林待
詔朝議郎權知沔王友上柱國賜緋魚袋臣唐玄度
校勘官兼專知都勘定經書撿校刋勒上石朝議郎
守國子毛詩博士上柱國臣章師道朝散大夫守國
子司業驍騎都尉賜緋魚袋臣楊敬之都撿校官銀青

光禄大夫原缺十字國子祭酒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太清宫使監修國史上柱國滎陽郡
開國公食邑二千户臣覃按舊唐書開成元年正月
中書門下奏起居舍人集賢殿學士周墀監察御史
張次宗禮部員外郎孔温業兵部員外郎集賢殿直
學士崔球等同勘校經典釋文又云令率更令韓泉
充詳定石經官新唐書亦列墀等四人而碑並不載
舊唐書文宗紀開成二年宰臣判國子祭酒鄭覃進

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時上好文覃以經義啟導稍折文學之士遂奏置五經博士依漢蔡邕刊碑列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唐玄度復校字體又乖師法故石經立後數十年名儒皆不窺之以為蕪累甚矣舊史之評如此愚初讀而疑之又見新書無貶辭以為石壁九經雖不逮古人亦何遽不賢於寺碑冢碣及得其本而詳校之乃知經中之繆戾非一而劉昫之言不誣也二條

金石文字記著石經之謬戾一某字誤作某字及脱字多字一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一先誤而後改一標題有八分書正書之異一旁注一續添一先脱而後添注一辨二十字三十字作廿卅字之非具在本記至明且悉覽之頗怪當時之校勘何其太疎也又所云諱創業不祧之廟諱七廟而祧廟不諱又成城字缺筆知為朱梁所補刻皆足以免後人之疑光瞻識

長安縣丞蕭思亮墓誌

正書　顔惟貞纂　景雲二年　近出西安府城南神和原土中

金石文字記

淨域寺法藏禪師塔銘

正書　田休光撰　開元四年　今在西安府南山

金石文字記

衛州共城縣百門陂碑

行書　辛怡諫文　張元琮記　孫去煩書　長安

四年　今在輝縣金石文字記

比丘尼法琬碑

正書　僧𣲖遠篆　劉欽旦書　景龍三年　今在西安府城外賈里村金石文字記

兖公頌碑

正書　張之宏篆　包文該書　天寶元年　今在曲阜縣孔子廟中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為

文宣王贈顔子淵兖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 金石文字記

兖公顔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誨命縣令張之宏纂頌包文該正書書遒勁有法石惡多泐耳 石墨鐫華

楚金禪師碑

正書 沙門飛錫纂 吳通微書 附奉勑追謚號記 貞元二十一年 在顏魯公多寶墖碑陰金石文字記

吳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有譏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鈎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之丰度觀者當自得之石墨鐫華

按賈氏談録言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體近吏中州士大夫效習之謂為院體此碑清圓有餘遒勁不足

即所謂院本體非耶得顔尚書小許鈎磔便脫此病

夏熱偶題弇州山人稿

嘗見山谷老人作字皆拖彼盖自詫為前無古人人亦推其自出機杼以致後人之慕者日趨惡扎及覩吳通微則古已有此路但山谷天資高不由一家入不至奴書耳今比二家之書皆以自得為奇吳自得於法度之中其不合者少黄自得於法度之外其不合者多乃失之吳在俗而得之黄在雅豪人固不棄

雅以就俗而學子亦不可貪雅以廢法然僧文既惡僧事亦非奇吳甘為之把筆若黄則無此矣墨林快事

書學之盛莫踰李唐今世雖紙爛墨渝而收者得其一字猶鳳毛麟角不嫌於少多寶佛壇魯公之書遍天下而通徹此刻僅見之即此可以想見當時之盛矣故世人有言者曰收藏貴富賞鑒宜精二者我今見之印翁夫子矣蒼潤軒帖跋

實際寺碑

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覲碑中有弟子思

莊敬想清徽勒玆玄琰之語則碑乃惲之徒所篆碑

稱惲能誦般若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緇流

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贈之曰

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金薤琳琅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纓繞殊乏晉人瘦

勁蕭疎之趣碑為懷惲立都元敬云無書篆人姓名

碑中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玆玄琰則碑為惲之

徒所撰未知是否而王元美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家言筆法尤圓孅有聖教遺意今碑中叙惲生死甚備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云云如元美言豈惲鬼纂書耶盖碑首後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於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元美博學絶世似未見都元敬金薤琳琅又似未讀竟此碑然謂惲頗能為

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至人乃作夢語何也石墨
鐫華

惲公死後贈號而生前自書此可笑事然此碑晚出
未為人賞故人亦無談及之者今詳其筆法最佳乃
表而章之以是人漸知有此書而疑之愈甚不知此
為學逸少也唐初大王書筌出而真者亦多有之惲
公平日必多有臨習之者存焉及其化去贈後而其
門人知師素心既不忍沒師之迹又恐他人書石不

稱師之雅志故集而刻之今以為師書固佳而䝉之索會稽遺法更近人之寶之合不居藏序下也墨林快事

今在西安府學題曰唐實際寺主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碑銘并序其下曰懷惲及書盖不可曉文中有弟子大温寺主思莊敬想清徽勒兹玄琰疑即其人所書二條金石文字記

唐安寺尼明空墓誌

王鋌撰　太和八年

再建福田寺三門記

楊知新述　李少鴻書

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於父而險峻過之此碑

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

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為險筆時兼

隸分自是南北朝流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

所書華岳碑可覆觀也石墨鐫華

偏鋒古未有也小王即云濫觴而其精神筋力仍在畫中未有全憑畫之正背兩邊以稜芒見奇者有之自大歐始然亦因八分之餘勢稍出一二筆耳而小歐乃全用之於主筆峭厲激昂幾失古人冲和渾樸之致開惡扎之端及宋人而筆筆皆偏即以長公之習顔非不厚重而大抵只於筆兩邊見奇右軍以来之法蔑也盡矣墨林快事

歐陽通正書較信本流麗有餘而嚴敬不足杜詩云書貴瘦硬方通神今以此視化度醴泉諸碑已自癡肥矣然學者自非求信本之迹則亦執柯伐柯取則不遠也 蒼潤軒帖跋

范陽郡新建文宣王廟碑

行書 韋稔撰 張濬書 貞元五年 今在涿州

金石文字記

同州澄城縣鄭公德政碑

行書 原缺 纂 鄭雲達書 貞元十四年 今在本縣文多剥泐但云公字叔鄭州滎陽人而不得其名 金石文字記

寂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於道傍其後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為安國寺按碑段成式纂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奇此文為佛言尤

奇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孟者子秀名棒太史德涵子也 石墨鐫華

無可之書固一時習尚石經多此法可知也然此碑則導源二歐掩有河東清遒圓利洵可擅一時之技出諸書僧之上 墨林快事

少林寺廚庫記

正書　顧少連纂　崔溉書　貞元十四年　今在寺中 金石文字記

鉅鹿縣時傒墓誌

行書　劉通明纂　貞元二十一年

其文曰葬薊縣燕夏鄉海王村之南原近出之土中

字拙而率　金石文字記

顏師古製頌

四言十章章八句有序

某府君墓銘

貞觀元年

供養記

景龍元年

大智禪師碑

八分書　史惟則書　開元廿四年

此碑為唐史侍御惟則書竇臮賦述稱史書古今折衷大小應變聲價極不落莫也其行筆絕類太山銘而縝密過之知開元帝潤澤所自耳大智師北宗之錚錚者嚴挺之粗能其家言俱可存也弇州山人稿

史惟則分隸書竇臮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
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
書第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
傳傳云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石墨鐫華

金石文攷畧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石文考略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李覲光

欽定四庫全書

金石文攷畧卷十

嘉興李光暎撰

御史臺精舍碑

八分書　崔湜撰　梁昇卿書　開元十一年

御史臺精舍記崔湜纂梁昇卿書讀其文則湜於佛可謂篤信者矣唐書列傳云桓彦範等當國畏武三思使湜陰伺其姦而三思恩寵日盛湜反以彦範等

計告之遂勸三思速殺彦範等以絶人望因薦其外兄周利正以害彦範等又云湜貶襄州刺史以譙王事當死賴劉幽求張説救護得免後宰相陷幽求嶺表諷周利正殺之不果又與太平公主逐張説其餘傾邪險惡不可勝紀世言佛之徒能以禍福怖小人使不為惡又為虛語矣以斯記之言驗湜所為可知也故録之於此其碑首題名多知名士小字頗佳可愛也治平元年三月九日書 集古録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污人齒頰而昇卿尚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立精舍於御史臺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隸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冊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碑陰題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監察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書書皆有法

石墨鐫華

此唐中書令崔湜為殿中侍御史日所篡蓋已入相

而後人追書之者分體嚴正自是盛唐本色墨林快事

此書與夷齊碑結體相類唐人隸書之可觀者也蒼

潤軒帖跋

唐自貞觀中李乾祐為御史大夫別置臺獄因當訊就近拘繫之其漸也侍御史東西推監察御史糾視刑獄各禁其囚迨武后時来俊臣侯思正皆為御史制獄之外臺獄圜扉恒滿崔隱甫總臺務言於朝掘去於是旁列精舍以釋典懺之崔湜為文梁昇卿書

以八分開元十一年勅諸石碑陰列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并内供奉銜題名僅盧懷慎崔湜陸景初三人亦昇卿分書自懷慎以下正書百二十二人侍御史也自湜以下正書百八十四人殿中侍御史也自景初以下正書三百四十七人監察御史也碑額又有天寶元載以後侍御史知雜侍御史監察御史共五十人而碑之左右椎拓不及焉中有薛侶侶者二名重文碑凡三見此唐一代所僅有也昇卿

自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再遷太子右庶子　曝書亭集

今在西安府儒學碑陰題名表其上格曰侍御史并内供奉列盧懷慎等名中格曰殿中侍御史并内供奉列崔湜等名下格曰監察御史下有一并字下缺不全列陸景初等名其盧崔陸三人姓名並八分書葢梁肇也餘則正書乃後人續書之者其碑額空處前後皆有刻前刻監察御史及姓名後刻知雜侍御

史及姓名有自天寶元載以後七字按天寶三年始改年為載不當云元載恐是追書金石文字記

涼州都督郭公神道碑

知運有兩碑其一張説文其一蘇頲纂知運傳載其子二人曰英傑英乂而蘇張二公所為碑書其子四人曰英傑英奇英協英彥而無英乂歐陽公疑焉以謂英奇等三子在唐不顯史家闕漏尚或有之英乂嘗為西川節度使其事甚著史官不應差其世家而

蘇張二公作銘在知運卒後不遠亦不應鈌其子孫余按代宗實録云英乂知運季子而元載所為英乂墓碑亦云隴右節度使知運公之皇考也然則英乂之為知運子無疑又按英乂碑云公以天寳二載筮仕葢知運以開元九年卒明年立碑碑之所載諸子皆以有名位英乂幼未從仕故不載爾余又嘗得徐浩所為英傑碑有云移孝於忠二葉四將齊名當代同氣十人然則知運諸子碑傳鈌漏者尚多不獨此

三人而已　德宗實録又有郭英幹云英乂弟也金石録

濮陽卞氏墓誌

康熙二十年秋禁垣西偏中官劉進成宅掘地誤發古墓中有瓦爐一瓦罌一墓石二方廣各一尺二寸刻卞氏墓志四字環列十二辰相皆獸首人身一刻誌銘而書誌作銡又無纂文人姓名第云歸于我彭城劉公而已文稱貞元十五年歲次已卯七月朔夫

人寢疾卒於幽州薊縣以其年權窆於幽州幽都東北五里禮賢鄉之平原按憫[illegible]有唐人舍利記二一云寺在城東門一云大燕城内地東南隅有憫忠寺門臨康衢則唐之幽州在今都城之西南合之是碑益信 曝書亭集

邠國公梁守謙功德銘

此碑右神策軍護軍中尉楊承和纂并書邠國公者内侍梁守謙也攷之唐史宦者守謙無傳惟憲宗十

五年書帝暴崩於太極殿中尉梁守謙王守澄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璀及澧王惲而韓文公平淮西碑亦載守謙在帝左右常命之往撫蔡師夫守謙以一宦者而爵至上公此可見憲宗之信任小人宜其晚節不終卒死宦者之手然則余之録此蓋將為天下後世之戒非徒取其文字也 金薤琳琅

此宦者梁守謙造經於興唐寺而護軍中尉楊承和為銘之書之者也書全法歐陽蘭臺方整老勁所不

及者結構小踈耳但頌宦者功德乃謂淮蔡之功十居其七將令裴李諸公何處生活　石墨鐫華

此淮蔡之役監軍内侍紀功之碑也為右監軍楊承和所纂并書者功則是已而其事不典是以文章家希言之即字頗可存而名不揚且更大誅中人之變書人姓名亦為鏟駁後之射利者以其非名筆且姓字又漫可以作僞乃指為徐浩并其文亦先從尾裴之遂不可讀予乃詳攷而得之行行改易一復其初

遂為完壁唐碑如此全美者甚少亦此字之幸逢也 墨林快事

重修孔子廟碑

此李北海邕篆而張庭珪書邕文不及書此碑是已庭珪名書書小史謂邕文必致珪書而評者有古木崩沙閒花暎竹語觀此亦未為的然但書趙盾作趙遁何也 石墨鐫華

此開元七年碑也李邕製文而八分即屬之張庭珪

蓋李多行恐其傷於不恪而然乎抑可見唐日之以八分為重也張書嚴整有法不為新奇之致而鋒芒光燄奕奕映澈 墨林快事

舊唐書張庭珪傳庭珪素與陳州刺史李邕親善屢上表薦之邕所纂碣碑之文必請庭珪八分書之庭珪既善楷隸甚為時人所重庭字作廷邕傳同 金石文字記

葉有道先生碑

北海分隸固自遒逸雖於漢人不無小遜而與梁昇卿韓擇木輩逐鹿未知死誰手矣又趙明誠錄二碑一為邕行書一為韓擇木八分書此正分書而曰邕不知何故豈後世翻本者未見邕碑而以韓書附會邕名耶書以俟攷 石墨鐫華

右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篡并書余集古所錄李邕書頗多最後得此碑於蔡君謨君謨善論書為余言邕之所書此最為佳也 集古錄

此碑似經重刻乃李字之瘦勁有骨力者莫過於此而始終完全如此石者更不易得葉先生種種奇行知非虛設北海記載隱而不沒畧而不漏深得述二氏異端之法　墨林快事

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三世為道士其祖若父之碑皆邕篆而書之可謂濫矣書法秀逸閑雅不見欹側之態蔡君謨謂是邕書之最佳者良然　金石文字記補遺

永天軍城記

道士胡伯仁書　大歷元年

茅山紫陽觀法師碑

玄靜先生碑柳識纂張從申書李陽氷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於當時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氷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絶其為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録古文閲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稱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録其一二者以

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慎之故特録之以待知者 集古録

從申書法出二王而與李北海仿彿昔人評其書獨步江外此碑在茅山蓋唐行書之得名者 東里集

玄靜先生碑有二本一為顔魯公書一為張從申書昨余遊三茅山時見魯公碑乃方石斷裂草野而是碑板瑩然如玉壁立廡下李陽氷題額於大歷七年八月十四日建諸多為人指所書豈以此碑世為三

絕故遂膾炙人口而知與不知皆愛耶 蒼潤軒帖跋

清河郡王李公紹功載政頌

王士則行書 永泰二年

王公此碑頗奇偉有矩矱 蒼潤軒帖跋

右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德政碑寶臣降虜與田承嗣輩創藩鎮之禍其人本不足道碑辭脅下為諛餒讇不文獨王士則者僅見陶九成書譜中不甚著而書法遒勁瀟灑有李北海張從申之筆良可寶也碑在

真定御史行臺不易搨昨夏溫中丞如璋致一本裝潢成帙而記於後 介州山人稿

左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

碑在三原縣

右金吾衛將軍臧希晏碑朝議郎守衛尉少卿淮陽縣開國男賜紫金魚袋韓秀弼八分書文多糢糊不可讀所可辨者其卒以廣德二年八月五日及有懷恪懷亮語孜懷恪碑希晏其長子也書法亦清勁可

喜其能不因開元帝之好而變者乎纂文為銀青光禄大夫行兵部侍郎清河郡開國公而缺其名當以史証之弇州山人稿

華岳題名

顔魯公大字正書　乾元元年

今在華岳碑之右旁王伯厚言華岳題名五百十一人再題三十一人自開元訖清泰今存者惟此與述聖頌二碑不過二十餘人而已又因地震之後以碎

石裴珈岳廟大門墻上亦有唐人題名今王無畀所搨得者通共九十二人有裴士淹李德裕李商隱名

金石文字記

唐人書法俱從右軍禊帖中各自抽繹而成如伯施得其朗潤信本得其縝栗登善得其婉逸公權得其雄邁泰和得其超卓陸柬之趙模則又全體脫出而乏其神駿其不踐迹而天成者顔平原楊景度二人耳六硯齋

文宣王廟新脩三門記

八分書　裴孝智篆　裴平書　大歷八年　今在曲阜　金石文字記

孔廟殘碑

正書　程浩篆　顏魯公書　今在華州

此文載唐文粹為扶風縣文宣廟記大歷二年駕部郎中程浩文而今西安府學有僧夢英書此一記其文正同但去扶風古縣也半篇其跋云此記刊石元

在湖州臨安縣夢英愛而書之豈傷部先作此於扶風魯公又書之於湖州而去其半篇耶又攷唐地里志臨安屬杭州不屬湖州得非夢英之誤耶今華州有此殘碑數十字其文同金石文字記

嵩山圓澈禪師禪林真訓

李邕書　開元十三年

鐵像頌

王端撰　蘇靈芝書　開元二十七年

石之堅不及銕而像之尊又過於碑當其為像時豈不欲萬古長在哉寧料其後數萬斤鐵已灰滅而獨賴此一片石使今日知此地曾為巍睟之容香花之奉可以起來茲之想憶耶墨林快事

右易州銕像碑頌開元廿七年崇文館校書郎王端纂行易州録事蘇靈芝書端此文多頌故太守盧暉德政詞猥旨瑣不復可解靈芝此書遒勁有逸氣然今景龍閒虛和之度埽地矣宣和譜謂其行書有二

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鴈行戈脚復類世南夫

季海誠有之以擬二王永興吾未之敢信也譜又謂

靈芝嘗爲易州刺史郭明肅書侯臺記宋時墮胡中

胡人每以墨本請榷場需絹十端始易一本炻者竟

碎之今此碑幸尚完而求其所謂十絹之直理不能

得一也物完毀貴賤要自有時然亦有不可解者弇

州山人稿

陶南村評蘇易州書謂有二王法且於徐季海鴈行

可謂知言大抵唐人書端謹有則況易州復有書名
宜趙明誠之采之也此碑傳世甚少豈以結字古朴
不入時好耶 金石評攷

蘇靈芝書余所見者幽州憫忠寺寶塔頌及是碑而
已今其石漸泐飛動之致已失遂不堪與北海對壘
此宋人搨本精采具存董尚書稱其遒密宜矣冊舊
藏曹氏古林康熙壬午春忽見於花南水北之亭正
如久別故人相對古林金石表儲藏秦漢已來至五

代十國凡七百本近已散失斯碑獨為識者所得幸矣 賸書亭集

憫忠寺塔頌

此蘇靈芝為史思明書乃唐之所不宜存其跡者易之人傳其碑無亦以妙札之故今觀其字奄有李顏二家而視北海則加莊視太師又多雋誠足述也 墨林快事

宋文惟簡北庭事實曰燕京城東壁有大寺一區名

曰憫忠唐太宗征高麗回念忠臣義士没於王事者建此寺為之薦福東西有兩磚塔高可十丈是安禄山史思明所建此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寶塔頌者是也春明夢餘録曰此碑蓋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其碑完好近日劉同人作帝京景物畧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蘇靈芝書名甚著當時乃謂為李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不知北海自鐫名乃伏靈芝也此碑

書丹於石故以左為前

按舊唐書肅宗紀至德二載十二月己丑賊將偽范陽節度使史思明以其兵衆八萬與偽河東節度使高秀巖並表送降三載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冊皇帝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二月丁未大赦天下改至德三載為乾元元年今此碑建於二載十一月而已稱尊號又以大聖字移在文武之上與史書不合

宣和書譜蘇靈芝儒生也嘗為易州刺史郭明肅書
侯臺記靈芝行書有二王法而成就頓放當與徐浩
鴈行戈脚復類世南體亦善於臨仿者
余後至燕一日與鄞人萬言同至憫忠寺諦觀此碑
萬曰前行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及中間唐
字史思明字類磨去重刻者石皆凹而首行憫忠寺
上元只二字今改范陽郡三字蓋思明復叛之後磨
去之及思明誅後此地歸唐後人重刻者也當日君

臣之分殆如奕棊然非親至其下摩挲遺石而徒捫紙上之字未有能得其情者若年月尊號之先後亦從此而無疑矣

四條金石文字記

右憫忠寺寳塔頌其文張不矜纂蘇靈芝書建自唐至德二載碑稱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淨光寳塔頌宼平孫侍郎耳伯著春明夢餘録謂碑建於思明初歸附之時而崑山顧處士寧人纂金石文字記稱嘗偕鄞人萬貞

一觀是碑其文陷處類磨治再刻以為思明復叛之後磨去及思明誅此地歸唐後人所重刻者今年冬過貞一於諸城李渭清所遂同往觀焉碑首范陽郡三字史思明三字次行大唐等十二字文中維唐紹統及彼命啟與禪虞又東宅四水西都八川暨唐祚字至德二載字其文深陷然書法實出一人始悟侍郎處士所云猶未為定論也攷思明之降在至德二載十二月至明年正月肅宗始加尊號二月乃赦天

下改元碑既建於二載十一月不應預書尊號又思明初附肅宗授以歸義王范陽節度使若碑於降後宜大書王爵不當祇稱御史大夫則是碑之建蓋在思明未降唐之先范陽三字其初本二字祿山僭稱范陽為東都必東都也大唐一行其初必祿山父子偽號文中唐字其初必燕字而至德二載其初必祿山父子僭號之年無疑載攷安慶緒襲位賜思明姓安名榮國迨既降附復更舊名因命靈芝改書者爾

碑文以左為前寧人謂書丹於石之故疑從祿山俗
尚未可定也不矜與判官耿仁智同僚思明之將復
叛也表請誅李光弼不矜實為起草辭曰陛下不為
臣誅光弼臣當自引兵就太原誅之及將入函為仁
智削去思明知之遂執二人仁智死不矜度難獨免
可知已當日思明降而復叛既誅之後唐人見其碑
踣之惟恐不力安有反勒其名於石者乎此又事之
所必無也貞一聞余言作而曰有是哉於是人摹一

本余為攷其始末書於後

田仁琬德政碑

此蘇靈芝書靈芝武功人生開元天寶間書與胡霈然齊名霈然書評者謂其格力不拘今霈然書不可見見此碑可以得其概矣大都原出聖教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縉書王清源公碑而宣和譜擬之季海伯施季海不足論恐伯施於地下笑人 石墨鐫華

夢真容碑

蘇靈芝行書　開元二十九年　今在盩厔縣樓觀

是年四月𤣥宗自言夢見𤣥元皇帝云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即命使同諸道士求得之於盩厔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迎至興慶宫大同殿宰相牛仙客李林甫拜賀　金石文字記

靈芝之字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為合作盖學褚而得其神者同時如薛稷徐浩未之或先也　墨林快事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真容求得之中南

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或在易州今中南樓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勑旨宰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荆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以易州碑為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

舍豈但謬易其名姓耶 石墨鐫華

石墨鐫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謂明確余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則此碑非樓觀所刻也獨與真容求得之樓觀而碑刻於樓觀者有以牛為張之誤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鶴觀一碑先是党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書者 光暎識

不空禪師碑

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浩世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凰矣可謂誇詡之極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在唐書中似非其至者 石墨鐫華

顔魯公與李海同時同有能書之聲於世今顔之傳者不下數十本而徐之存者葢少故人知宗顔而李

海之名遂掩余經營四十餘祀始獲此紙乃手自重

裴盡發其字之精神真態然後知二家之法度情致

初似一規顏之體緊緊則乏舒揚之氣徐之體適適

則多冲夷之美徐更進一籌若通其行草分篆計之

徐不啻後矣墨林快事

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釋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

於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卒於麟德元年之

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後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篡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石墨鐫華

慈恩寺基公墖銘

李弘度篡 沙門建初行書 開成四年 今在西安府城南興教寺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為僧譯經於慈恩寺

卒於永淳中太和閒始建壇李弘度銘之書者亦建

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壇銘 石墨鐫華

窺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絶力每出以三

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罷

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

醉擁女樂遍卒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持刺自快

卒以爲常玄奘法師自西域取經回欲立慈恩宗旨

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

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依奘剃落奘為開示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令相宗諸秘奥皆其所披析也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饑則恣飡飽則躭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挂其餘於錫端至一刹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三宿别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天供三日不至覘師行復来宣師曰日来為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嶽瀆小聖耳兩日聞本刹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

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展敬也宣律爲之三歎久之曰我不能也而奉律益嚴此段話記海上老僧號休如者與予夜談於龍井不知所摭出藏何函何典爾時但覺雄邁歷落之氣可以壯人膽骨故特追而著之　紫桃軒雜綴

尊勝陁羅尼經咒石幢

張少悌行書　天寶七載

今在西安府尊勝陀羅尼石幢天下多有不具載此以少悌之名而存之　金石文字記

余所收石幢文凡十紙一張少悌書此金石文字記謂以其名而存之者也石墨鐫華謂其書清圓秀逸蘇靈芝輩不及曝書亭集亦稱其筆法娟秀一劉鏞書曝書亭集有跋一僧無可書石墨鐫華稱其佳無可俗賈姓島之從弟也寂照和尚碑是其所書為鑒賞家所貴一趙信書一司馬簡書一高岑書一沙門義淨譯其三無姓名書法要皆可觀 光暎識

帝廟碑

李經書　大歷二年

贈太師孔宣公碑

此崔行功纂孫庭範書行功常書開元寺千佛記者庭範無書名而此碑分隸是唐初法亦有漢魏遺意可與唐詔表碑同觀　石墨鐫華

碑文內升什二字升音陞什音㪷隸釋漢苦縣老子銘有什星字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上順什極白石神君碑米什五錢注並云斗字　漢隸分韻升什二字上升下斗　唐

比丘尼法琬碑天分斗極竟作升字則謬矣昔人以其文易混故改升為𠙻俗作㪯而二字多有誤者故漢書食貨志治田勤謹則畆益三升不勤則損亦如之臣瓚曰當三斗尚書帝命驗黄曰神斗博雅誤作神升又世語姜維膽大如升誤作斗

字之从斗者漢樊毅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碑斛作𣁾苦縣老子銘涼州刺史魏元丕碑科作𥝧魏受禪碑料敵用兵料作粁王知敬李衛公碑運奇料敵作粁

歐陽通道因禪師碑斜作斜韋虛心鄭子春北岳廟碑史惟則慶唐觀金籙齋頌鬬作鬪晉書孝武帝紀論謝玄之善料軍事何超音義曰料力弔反一作料後人不知古人書法妄改為斷而淳化閣帖晉簡文帝書斟字作斟又於升旁加一點以別升字後周華岳頌斟字亦同張公禮龍藏寺碑揖讓而升大寶升字作斗以斗加一點為升則不經之甚矣二條金石文字記

少林寺靈運禪師碑

靈運禪師碑試大理評事崔琪譔會善寺沙門行書而缺其名余向遊少林愛其中碑刻時值大雪命人搨之此其一也或誚余好奇之過不知余之所得抑亦多矣 金薤琳琅

此碑天寶九載立世言開元天寶之際文人皆成珠玉今以此碑觀之如云窮歲默坐猿對茶椀鳥棲禪菴彼嶺雲無心即我心矣彼澗水無性即我性

矣此數語雖今之善知識不能拈出況經生哉書法自聖教序中出是善學逸少者 蒼潤軒帖跋

今在寺中碑項有字云寺西石墖靈運師墳即梁帝皇嗣也以其為梁武帝之裔而稱皇嗣亦為不順其陰刻陁羅尼經咒 金石文字記

靈運碑者唐崔琪纂末云聖善寺沙門勤下殘缺二字當時僧書耳文淺陋不足道書法絕類聖教序無一筆不似後世傾側偃卧以取姿態者其人材雖足

稱要之有愧於此髡也

朔方節度李光進碑

令狐楚譔　嗣子季元行書　今在榆次縣

光進與弟光顔並為唐名將憲宗平淮西光顔功最

髙唐書二人並有傳光進碑令狐楚所纂光顔碑李

程所譔皆名臣也然歐趙二録皆無此二碑歐録所

載李光進碑楊炎譔韓秀實書者乃李光弼之弟非

光顔兄也趙録有贈太保李良臣碑則光進之父官

止雞田州刺史初無功績以光顔故贈太保與二子同葬一地乃趙氏録其一而遺其二殊不可解余友朱錫鬯過榆次趙村搨得此碑以副本遺余故得而録之 金石文字補遺

太保李良臣碑

正書　李宗閔纂　楊正書　長慶二年　楊正書

今在榆次縣

李良臣即李光顔之父也碑為李宗閔纂文詞爾雅

可喜宗閔牛僧孺皆一代奇才而自陷朋黨惜哉金石錄

良臣本河曲部落稽阿跌之族襲雞田州刺史隸朔方軍其稱太保者以子貴贈官曝書亭集

義陽郡王苻璘碑

右唐苻璘碑按唐書列傳璘姓符而碑作苻以姓氏書攷之瑯琊苻氏出於魯頃公之孫公雅為秦苻節令因以為氏而武都苻氏出於有扈之後為啟所滅

斉西戎代為氏酋本姓蒲至苻堅以背有文改焉今此碑以璘為苻氏又云其先瑯琊人皆不可知然按璘與弟瑶皆封邑於瑯琊豈書碑者誤以符為苻其家出於武吏不知是正乎 金石録

符尚書碑字法深厚與崔太師碑同王文含自秦中搨寄此本把玩竟日唐初諸公無不學晉即褚河南剛正不撓千古偉人而其書亦帶有嬋娟不勝羅綺之致蓋屈而就晉法也至誠懸始大闢境界自出手

眼雖學魯公常有出藍之譽故唐人稱其一字千金

又謂墓碣之書不出誠懸則為不孝至四夷咸知寶

重豈倖致哉近人評書者乃以晉法繩之真井蛙之

見也　銷夏記

嵩陽觀碑

聖德感應頌尚書右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晉國公

李林甫纂盖玄宗命方士煉大還於嵩陽觀六轉而

移煉緱氏山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

時女蠱邊釁交作於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𤼵之天下之緣督幾絶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熈熈然交諛其美而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甫殁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内辟穀自託元始孔昇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爲徐浩古隷與帝隷法絶相類雖以肉勝亦自有態可寳也弇州山人稿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乃道士孫太冲爲明皇煉丹六

轉而移緱氏山九轉而李林甫紀其瑞徐浩書其碑者也碑作於天寶三載是時開元之政已弊而林甫以姦佞為辭本不足採但浩分隸與史惟則華幾欲伯仲矣石墨鐫華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碑

此碑顏清臣纂張少悌書少悌書在當時不大知名而此碑殊勁拔清圓深得右軍行草遺意惜殘缺不完且於李公中興偉畧不得一一証之唐史耳石墨

鎸華

此碑在張誼書姜嫄碑之上盛時泰借觀姚氏法書内有此帙敬為書評歸之蒼潤軒帖跋

姜遐斷碑

姜晞正書 碑在醴泉縣

遐者謨之孫行本之子史但附見簡傳纂書遐碑乃簡之子晞代簡襲行本爵為郕國公者也書法全師登善而結體小弱碑上段已亡止有下段棄墓側余

高邑縣殘碑

本願寺銅鐘銘

開元十九年　東京大福寺原缺纂集書

龍門山大盧舍那像龕記

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東北過陸渾縣南又東北過伊闕酈道元注昔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春秋之闕塞是也韋應物詩鑿山導伊流中斷若

天闕而司馬君實之言曰龍門伊闕天所為非山橫其前水壅其流禹始鑿之然後通也斯言其信矣夫山有八寺其一曰奉先像建自咸淳三年而以調露二年賜額蓋闕去洛陽二十五里而近兩岸洞龕佛像累千合夾侍坐立者幾盈萬此杜少陵詩所云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也碑闕書者姓名或云袁元哲誒孜正續書之康熙戊子竹垞八十翁彝尊識
曝書亭集

金石文攷畧卷十